

J29-145c

名家散文钢笔字帖

蒋慧卿

3.328
HQ

北京燕山出版社

名家散文钢笔字帖

蒋 慧 卿

北 京 燕 山 出 版 社

名家散文钢笔字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印刷厂(台湖分厂)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7

1987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8年6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ISBN7-5402-0015-4/J·0007/8436·38

印数：1—200000 定价：0.70元

作 者 的 话

记得曾有人问我：“你所追求的书法风格是什么？”我对他说：“我所探索和追求的书法风格是：规范而不呆板，自然而不造作，秀美而有神韵。”

这本小书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境界呢？我相信广大读者是真正的鉴赏家、评论家，欢迎广大读者对此进行评判。由于水平所限，本书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错误，希望广大读者指正。

蒋慧卿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日

目 次

香市 (茅盾)	1
香山红叶 (杨朔)	7
海滨仲夏夜 (峻青)	17
雪 (鲁迅)	24
背影 (朱自清)	28
白杨礼赞 (茅盾)	35
茶花赋 (杨朔) (节选)	42
编后记	47

香 市

茅盾

“清明”过后，我们镇上照例有所谓“香市”，首尾大约半个月。

赶“香市”的群众，主要是农民。“香市”的地点，在社庙。从前农村还是“桃源”的时候，这“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因为从“清明”到“谷雨”这二十天内，风暖日丽，正是“行乐”的时节，并且又是“蚕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来的农民一半是祈神赐福（蚕花廿四分），一半也是预酬蚕节的辛勤劳作。

所谓“借佛游春”是也。

于是“看市”中主要的节目无那是“吃”和“玩”。临时的茶棚，戏法场，弄缸弄瓮，走绳索，三上吊的武松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大广场挤得满满的。庙里的主人公是百草梨膏糖，花纸，各式各样泥的纸的金属的玩具，灿如繁星的“烛山”，熏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孩子们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

声音，混合成一片噪音，三里路外也听得见。

我幼时所见的“香市”，就是这样热闹的。在这“香市”中，我不仅鉴赏了所谓“国技”，我还认识了老虎，豹，猴子，穿山甲。所以“香市”也是儿童们的狂欢节。

“革命”以后，据说为的要“破除迷信”，接连有两年不准举行“香市”。社庙的左屋被“公安局”借去做了衙门，而庙前广场的一角也筑起了篱笆，据说将造公园。社庙的右偏

殿上又有什么“各科改良所”的招牌。

然而从去年起，这“迷信”的香市忽又准许举行了。于是我又得机会重温儿时的旧梦，我很高兴地同三位堂妹子（她们运气不好，出世以来没有见过像样的热闹的香市），赴那香市去。

天气虽然很好，“市面”却很不好。社庙前比平日多了许多人，但那空气似乎很阴惨。居然有锣鼓的声音。可是那声音单调。庙前的乌龙潭一泓清水依然如昔，可是潭后那座戏台却坍塌了，屋椽子象瘦人的肋骨似的暴露在“先风化日”之

下。一切都不象我儿时所见的“青市”了！

那么姑且到唯一锣鼓响的地方去看一看罢。我以为这锣鼓响的什么处地的，一定也是蹶_三式的玩意了。然而出乎意料，这是“南洋武术班”，上海的良友画报六十二期描载的“卧针床”的大力士就是其中的一员。那不是元龙的“江湖班”。然而他们只售票价十枚铜元。

看客却也很少，不满二百。（我进去的时候，大概只有五六十）。武术班的人们好象有点失望，但仍认真地

表演了预告片中的五六套：弓戏，穿剑门，
穿火门，走钢丝，大力士……他们说：
“今天第一回，人少，可是招式不敢马虎，
——”他们三条船上男女老幼，总共有到三十
个人！

在我看来，这所谓南洋武术班的几
套把式比起从前“看市”里的打拳卖
膏药的玩意来，委实是好看得多了。要
是放在十多年前，怕不是挤得满场没个
空隙儿么？但是今天第一天也只得二
百来看客。往常“看市”的主角，——农
民，今天差不多看不见。

后来我知道，镇上的小商人是重兴这“香市”的主动者，他们想借此吸引游客振兴市面；可是他们也失望了！

香山红叶

杨朔

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能去看看，自然乐意。我去的那日，天也作美，明净高爽，好得不能再好了；人也凑巧，居然找到一位老向导。这位老向导就住在西山脚下，早年做过四十年的向导，胡子都白了，

还是腰板挺直，很谢得很。

我们先驱车向来到一家乡村小馆里吃饭。几盘野味，半杯美酒，主人家的话来了，慢言细语说：“香山这地方也没别的好处，就是高，一进山门，门坎跟玉泉山顶一样平。地势一高，气也清爽，人才盛来。春天人来踏青，夏天来消夏，到秋天——”一位同游的朋友急着问：“不知山上的红叶红了没有？”

去问事说：“还不是正时候。南面一带向阴，也该先有红的了。”

于是用完午饭，我们请老向导
领我们顺着山坡上山。好清静
的去处啊！沿着石砌的山路，
两旁满是古松古柏，遮天蔽日的，
听说王伏天连在树荫里，也不见
汗。

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
不紧不慢走在前面，总是那么慢
言慢语地说“原先这地方什么也
没有，后面是一片荒山，只有一家
财主雇了个佃户的给他种地，养猪。
猪舍倒在一个破石槽里，可

是倒进去一点食，猜怎么吃也吃不完。

那做活的觉得有点奇怪，放进石槽

里几个铜钱，钱也拿不完，就知道这

是个聚宝盆了。到第2次的时候，做

活的什么也不要，只要这个石槽。一个

破石槽能值几个钱，财主乐得送个人

情，就给了他。石槽太重，做活

的扛到山里，就扛不动了。便挖个

坑把它埋好，怕忘了地点，又拿一

棵松树和一棵柏树插在上面做

记号，自己回家去找人帮看松。

谁知过回来一看，满山都是枯柏树，

数也数不清。”说到这里，老人又慨

叹说：“这真是座活山啊，有山就

有水，有水就有脉，有脉就有苗，

难怪人家说下面埋着聚宝盆。”

这当儿，老向导带着我们走进

一座挺出雅院子，里边有两眼泉

水。石壁上刻着“双清”四个字。

老人围着泉水转了转说：“我有十年

不上山了，怎么有块碑不见了？我

记得碑上刻的是‘梦起泉’。”接着

又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是元朝有

个皇帝来游山，倦了，睡在这儿，梦

见身子坐在船上，脚下翻着浪浪，醒来叫人一挖脚下，果然冒出股泉水。这就是“梦起泉”的来历。

老同学又笑笑说：“这都是些乡村野话，我怎么听来的怎么说，你们也不必信。”

听着这个白胡子老人絮絮叨叨谈些离奇的传说，你会觉得香山更富有迷人的神话色彩。我们不会都“煞风景”，偏要说不信。只是一路上山，怎么连一片红叶也看不见？